

尚

書

後

案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于中以爲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為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謐以奭為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為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

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助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爽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爾部云爽盛也从大从爾爾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明部又有爽字與爽字相似有𠄎字古文以為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為召公名醜實則名爽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爾文曰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臆解為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沈

爾文曰棗音匪沈古林反

鄭曰殷之興亡與君爽同知約鄭義**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

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爽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詁同文彼王注

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傳以基為始乎為信釋詁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也作受則無義今从單行本改正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諸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

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

為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為充充滿周

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曰以崇以崇即以終毛詩蝦蟇傳云崇終也此經對

上文基為始故言崇即終也直改終則非也祥孔訓善者亦釋詁文說文卷

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

祥本亦作詳亦見丙子學易編凡氏曰有作詳當也文意尤顯見不知古詳詳通用故云然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芊疏云穀

梁傳作殺詳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前詳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

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詳字故左傳殺詳服虔引公芊作

詳今公芊作侵芊者春秋繁露云芊之為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

芊者祥也鄭注車人云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

釋文曰已言以過於葛反徐音過
總反佚音遂易以政反漢氏王反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于我民使無過遠之闕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應乘謀乃凶隊命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泄亂董道訓失為佚春秋經曰肆大嘗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為佚然則莽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是也又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間篇云湯以爲阿衡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隸釋卷八衛尉衡方碑云肇先蓋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浚儀令衡立碑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爲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倚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倚平偏旁假借倚與倚近是湯以伊尹爲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尹正

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春秋縣露卷七三代改制

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

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

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

秋卷十四本味覽云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祐序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自出水而

東走明日親自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

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為水名本其所生處為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

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

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即阿衡伊

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

為阿衡保衡明是為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

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

爲卿士彼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司馬公與司空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爲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是太甲改稱爲孔乃造爲偽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偽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卽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卽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爲一是其故與鄭相抵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偽書證此偽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

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薄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馬曰格至

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

傳曰

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

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子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季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卽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

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帝在北極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雖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季晉有竹書紀年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季凡八十四季竹書出于東晉託言汲冢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家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季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又爲治者說文變部文又與燮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又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墾所祀天皇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墾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墾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卽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于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並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墾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蓋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墾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

稷配者上帝也記曰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為自工即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為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

茲以長日為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糝

葛蓋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頁公產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文耀鉤云春露成仰云

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座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黃元命包云靈輿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靈輿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

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台元氣以斗宿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極星實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者以其尊大故有

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書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火云張瓊案按皇天以兼上帝上帝即大帝說與曰欲著皇天皆是上帝單名

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共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星實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天為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元以來諸儒羣起而樂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

者合郊工而為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主四時

故馬融以格上帝為奉天時而皇天則北極最尊者也其各為之名字亦皆

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為天即理或以為天猶性帝猶心或

以爲徧覆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爲典要惟趙汭述其師黃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成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衷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遊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衷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年言武丁元年命卿士甘般三季麥求傳說得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並列此言甘盤不言傳說蓋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季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

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

多歷季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爲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

者皆為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既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禘，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蓋謂禘饗而郊，其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為大，釋詁文。

王人固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釋文曰：屏侯領反，矧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旬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况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喪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股，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

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傳曰：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

可不法般家有良臣也尚書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般有般嗣子

紂不能平至天滅之加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之以為法

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

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為兼言君臣鄭注以為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爽臣也告君爽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

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為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

有夏案曰鄭注編衣引君爽曰在昔上帝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則田觀文王之德為對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請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初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厥亂勸寧所注者為今

文尚書衛買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則鄭注尚書是也此則古文為對田古文作申觀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步今古始亂此文尚書為字亦較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于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勤德以

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制同訓故鄭以割為蓋傳云制非

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秦顛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虢叔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沃於隍反

徐於焉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上法反南宮馮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

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

尚書疏曰詩十六之二卷大雅無疏

○天仁傑所漢列漢補遺四卷

傳曰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國叔字文王弟閔氏天名散秦南

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傷五季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秦南宮皆氏

天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縣詩卒章云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縣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

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秦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

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

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毛傳云

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爲太師故周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號其卽位也咨于二號度于閔天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子卷二尚賢上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略爾非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號中號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旣言文王敬友二號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周公師號叔則號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號叔爲號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號文王弟號仲號叔也傳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號爲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號縣此鹵號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號國今號亭是此東號也傳五季疏引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鹵號號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語史伯對鄭桓公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莊公言制號叔成焉此號

叔章謂是虢仲之後世子孫為鄭桓公所滅者故云歿焉非此經之虢叔此

經說叔自是封鹵說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者也公羊以為為鄭假借字錢榘卷九北漢中

享土受昨政衰道失晉克其邢又卷十司職從事鄭克碑云其先出自郟叔是有懿德文武諸焉郟即說也說有

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保爾家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諸葛鄭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號叔召為成國師

謂文王即位各二節是初即位此三季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季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詩文王在

位共五十一季自魯西贊成改稱元季凡七季而後然則初時二節說列禦季推以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

以開散秦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定六季公羊傳仲孫何忌局為謂之

仲孫忌議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議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

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奔殺其君即位後改為熊君是為二名謹案文武賢臣

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

以太初歷推為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偽傳合但

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

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

時事跋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羸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
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本紀謂開天之徒共為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
篤傳亦云文王厲里囚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大學

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廼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廼知天威乃惟

時昭文王

釋文曰蔑徐心結反

鄭曰蔑小也

向

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誦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爲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卽精微也逸

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問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文王蔑德卽此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釋文曰見賢通反冒莫報反下同馮作昌聞音同或如字

馬曰勛勉也釋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蹟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

受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勛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漢書

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櫛之語是冒有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

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廋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執叔等有歿者餘四人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傳曰文王沒武王

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執叔先歿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

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曰執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歿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歿不言誰歿傳以執叔實之者說苑卷十三權謀

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旃散宜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

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

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秦顛等事與史記略

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卽一人又墨子卷二尚賢下篇云
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號叔馬融說武王
亂臣十人有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號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號叔
先歿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察比德
以贊文武及號叔歿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係一手偽書而此說
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
卿士采食于號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
寔惟先生號仲之裔攷晉滅者肉號乃號叔後而此以爲號仲且武王時號
叔已前歿安得號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
作銅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國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冒爲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睪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

武王惟睪亾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真古文爲可信彼文旣訓爲低目視是

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于面則教則天子視
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讓之武王恭以禮臣
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夷
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

傳闕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

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本政作鳴鳳者非

鄭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

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魏志十一卷管

注馬曰鳴鳥謂鳳皇也釋文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

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能格于皇

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卽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耆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耆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爲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齊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慶後蛇頸魚尾鶴頸鸞思龍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翮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鸞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李賢注亦云鸞鸞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鸞今中人卽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卽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河阿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

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泄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
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合然則君奭與公劉同時作也
其下又隔泐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風至故以喻焉是風至在成王卽
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奭時多季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
故召公作詩述之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
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卽位作其時已有鳳至
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鳴
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觀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
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

尚書疏。時瀾增修
東萊書說二十六卷

傳曰告君汝謀寬

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為謀者釋詁文裕為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夏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

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

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為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夏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

若茲諾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特二大天休茲至惟特二人弗載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特釋文曰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以大否言不可不戒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

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曰

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

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爲因者釋詁儀因也費誓冠攘鄭云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爲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亾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寢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堪爲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爲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戡伐之戡爲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于旣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釋文曰俾必耳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三國魏志一傳卷武帝紀注

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

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臯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丕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鹵北以東南爲遠故云然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簡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閑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尚書傳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爾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二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

而來歸詩八之一卷幽風詩疏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

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士次之是歸政

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

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茲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

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明二者為一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

明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知

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誓至洛邑還歸鹵都鎬京是王常居知

至于宗周至鎬京也

案曰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者金縢序云三
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
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
叛是不言奄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
曰武王旣歿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詩破斧
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
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
而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宗周
爲鎬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又兩無正云周宗旣滅
鄭箋亦云周宗鎬京也疏引祭統云云者周旣東遷無復鹵都故名東都王
城爲宗周其在鹵都時不得以東都爲宗周故知宗周是鎬京也蓋成王是
時常居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鎬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庶邦後
仍歸豐矣

又案曰此篇爲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在大誥之後康

誥之前而編于君奭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卽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
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
之前甚明而反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亾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
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
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爲篇第倒亂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
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云則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敘
官師氏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出
趙商商旣授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遷于康誥之前而多方等篇
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卽如蔡仲之命及費誓厲穆王書中其
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論蓋其慎也作僞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
鄭抵牾不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荆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其意
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爲再叛兩時兩事又彙合費誓以與此
爲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僞傳及疏
以爲伐紂爲一攝政之初三監及淮夷叛爲再成王卽政又叛爲三今攷之

周公東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判言之不必定有三事以實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誓之作則在伯禽之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合二也魯世家于敘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偽孔固已知其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偽孔知之與成王政等亦非一事

成王政等亦有淮夷奄無徐戎

孔不知竟欲強合爲一是不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王政序東伐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通比偽孔強分初叛再叛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出再叛再征強借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父在當爲母期但此期喪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故父再期乃娶達子志也豈可十五月而禫竟夷

于旁期乎雖則如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尚在卽是周公再東征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泮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謂篇倒當從之僞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尚書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

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亾

案曰王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依放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放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爲正釋言文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

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于肅也又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且下句言大罰殛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旣言大下誅汝君又卽云乃其大罰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僞孔從之者因鄭注已亾姑存僞傳無駁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

傳曰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爲過昏之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間篇云禹崩十七世乃有末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宣三季左傳云桀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釋文曰迪徒歷反馬本作攸麗力馳反

馬曰攸所也通作攸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其謀天之

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乘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頤天逸周書卷二程

典解云慎德德開開乃無患孔晁注云開通言德合也又有九開文開保開

皆匹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釋文曰鄭王皆以甲為狎

鄭曰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尚書王曰狎習災異于內外為禍亂尚書傳曰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不能善奉于人眾無大惟進恭德而

大舒情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為狎訓為習者詩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

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

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

爲狎既有狎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爲非何也又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命古文尙書甲然則甲狎同也鄭又以內亂爲鳥獸之行者夏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齊風序襄公鳥獸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嬉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鄭箋同旅爲衆者釋詁文舒爲惰者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厥咎舒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

釋文曰憤故二反剗與反

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殘賊

臣

案曰傳以叨憤爲貪叨忿憤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饕貪也重文作叨又卷十二上至部壘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壘壘讀若犂是也傳又云桀尊敬其剗割夏邑殘賊臣者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勅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桀

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辛辛推哆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羊辛歧踵戎高誘注云羊辛歧踵戎桀之邪臣又卷十五慎大篇云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辛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于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又表于莘推侈俱在第八格此皆所謂殘賊臣立政云桀惟任暴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顛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釋文曰昇
必二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釋文曰要一違反又一抄
反珍亭通反詳必亦反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尚書傳曰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
民主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自湯至帝乙
皆能成其王道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
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
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爲大釋詁文要囚詳康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
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傳曰〕嘆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用
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
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肩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釋文曰圖國間之問

傳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以禍之使天下有國

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問為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釋文曰蠲吉立反一音圭烝經句之承反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釋文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

惟下其喪以謂誅滅

案曰馬云蠲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蠲為饒傳云蠲絜也烝進釋詁

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蠲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蠲舊音

圭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為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饒故高

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

以不念善故滅也

案曰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隨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客篇言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喜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且暇
加作夏

鄭曰夏之言暇天親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也

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
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武疏

傳曰天以

湯故五季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季還師二季疏曰紂未死五季前已合喪滅天以湯聖人故五季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從武王初立之季數至伐紂為五季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季武王嗣立服喪三季未得征伐十一季

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季方始殺紂從九季至十三季是五季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暇者揚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日中吳不暇食隸釋卷一載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尚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段暇从日段聲故暇亦作夏也鄭又以須爲待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須待也釋詁同卷九上須部則云而毛也此本須鬢之須今借爲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須古文尚書作𠄎是也天覲紂能改云云者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箋云耆老也天須暇殷國養之至老頌武云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季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季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之也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八季爲武王卽位之季不改元承文王之季數之故解五季從八季數起至十三季正月爲而五季僞孔則以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卽從九季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季之初而在其終矣則數至十三季之正月才跨五季耳實未而四季如何云須夏五季僞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

者中國無堪為之惟我用能堪之詩語傳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

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

奉于衆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由

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由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出爾曷不惠于熙天之命釋文曰夾音協案且夾協律

許見頌師古臣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

來之事尚書疏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

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
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
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
乎

案曰王以四國爲四方傳云管蔡尚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虎通卷上諫諍
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
甫爲主也說大誥多方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爲大釋詁
及小雅小明傳文云畋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畋平田也从支田卽引
周書此文爲證待幸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猶多方云田爾田今人
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爲廣者襄二十九季傳廣哉熙熙乎是熙有
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
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釋文且要一逆反孫
說力反本又作極

傳曰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曰教告戰要囚總言戰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只有三監武庚及淮夷奄同叛一事無再叛事至再至三不過言其迪屢不靜耳不必泥也傳疏皆非是辨見上傳以速為召者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鄭注速召也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蘇武自某處列反馬作制

傳曰王嘆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

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季無過則是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小
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
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
職事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疏曰有方多士謂于
時所有四方諸侯也與殷多士謂遷于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卽小大衆正官
之人穆穆釋訓云敬也

案曰傳意以五祀爲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季相安則可以復還本土矣翫下
節王注則此乃王義也愚謂此特王肅臆見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所以擾
亂殷民非所以安集之也蓋遷衆殷民其親族昏姻相從俱遷無所復戀于
故土且成周非荒遠之區又非瘠薄不毛之地五季之後則又土著重遷矣
誰復懷故土乎若欲遷之是非復也是再遷也彼頑民其能聽從乎然則五
祀不可強解姑闢其疑胥伯伏生作胥賦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
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

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此解與傳疏絕異蓋以賦爲則壤成賦之賦然其義不可詳矣忌說文作碁卷三上言部云碁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尚不甚于凶德渠記切今僞孔作忌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

克罔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

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其無成雖五季亦不得反也傳曰汝能使我闕具于汝邑而以汝所

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吹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

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釋文曰頗安多反探吐兩反

傳曰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

矣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

案曰傳以探爲取釋詁文

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

尚書疏

傳曰將遠徙之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卷二下走部云迷遠也將遷之于遠是欲奪其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諾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傳曰我不多諾汝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諾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

誅汝無怨我疏曰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三

周書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

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釋文曰任而嫌反準之允反繼徐之
憲反又之劣反賁者弄也後反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休茲此五官美哉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五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五卷。

傳曰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

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寧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

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疏曰王之大事在任賢成

王初卽政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順古道

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

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

所長事謂三公常所委任謂六卿平法之人謂獄官綴衣之人掌衣服者虎
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嘆
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道得賢人者少也三公臣
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
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
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爲士師也衣服必連綴
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
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
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近臣宜得其人

案曰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又以拜手稽首爲贊羣臣者王意以戒戒
于王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遂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傳以拜
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觀經文自
休茲至下又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宜受人徵言則是周公
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于王者蓋

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
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也常伯以下五官據傳疏云云姑從之
可也但文選劉越石荅盧湛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
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然則常伯卽漢侍中
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臣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
子故曰侍中與僞孔三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
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
備引籍孺閔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則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說
文卷三下支部云佞迮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敝常任博陌切迮爲迮迮之
義正與經左右合蔡邕石經同疑以爲侍中者是也隸釋卷十七吉成侯州
輔碑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傳三公六卿之說未見所據而以
爲侍中其證甚多但鄭注臣未敢定至古文苑卷十六又載崔瑗北軍中候
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剛然奮震贊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
中候監五營諸校尉而校尉舊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準傳云平法

蔡邕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古文苑卷十四又載揚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崔瑗皆以綴為贅古通也鮮當作鈔說文卷二下是部鈔是少也从是少賈侍中說蘇典切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迺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迺知忱拘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

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釋文曰龜音預忱市林反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傳曰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九德皋陶所謀禹之

臣蹟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乃敢告教其君

案曰王以迺為道釋詁文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案曰蔡邕石經謀上有亂字未詳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成夏及周曰牧傳曰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

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所而見之

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有

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疏曰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上歷言五官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云殷州牧曰伯虞夏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其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

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鄭以上文常伯常任為三公六卿公卿皆掌事者則宅乃事即常伯常任也宅乃準即準人也此皆京朝官若牧則不得在京故以為州牧且虞夏稱牧此正指說夏事又可推而知也傳以三宅為五宅三居解者此經九德傳既依皋謨三宅遂并據堯典益全篇用人用刑兩義並重故以宅人為舉賢三宅為去凶兩宅字同文異解亦所常有鄭注既不全姑從傳可也其三宅鄭以為若夷鎮蕃傳以為四裔等鄭是也已詳堯典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疆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釋文曰釐力之反耿工通反徐工顯

反又工忒
反下同

傳曰成湯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曰舉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爲九爾故知三俊即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案曰傳以洪範三德當此三俊者詩羔裘三英粲兮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釋文曰齊周謹反徐也巾反一言閱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釋文曰傳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

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疏曰受德紂字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釋詁云昏強也昏即昏也故訓爲強

案曰馬云受德受所爲德者牧誓云今商王受受即紂上言桀德則此受德

受所為德也偽傳云受德紂字此本鄭鹵伯戡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為紂字也蓋偽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為解鄭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從馬未有舍馬從鄭者且序分散各冠篇首起于偽孔其始本為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偽孔尚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為紂字則其說應先見于此何以反在鹵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作受所為德也譬傳以為強說文卷十下部云恣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若曼武巾切恣譬蓋古今字釋詁皆譬竝強也疏乃輾轉解之一若釋詁于強也之上但有昏而無譬者非也

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釋文曰伴音辨反徐兼耕反又南耕反

王曰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尚書疏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莘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疏曰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

案曰王以欽罰為須暇者欽訓敬有慎重意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即位五季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暇紂故使武王遲至五季即此欽罰

意也何治毛詩小雅信南山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案曰說文卷十上火

部云焯明也从火卓聲別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之若切攷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禮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詩酌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向齊灼作焯是也俊練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三有俊石經屬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摠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釋文曰起七口反

王曰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

傳曰文

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三事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

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摠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

吏亦皆擇人小臣猶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鍊之臣及百官有

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

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射特舉文

武之初以爲法疏曰任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
乃牧也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
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
言之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皆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周
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
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
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
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
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
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
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榦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
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

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秦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戰者也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並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爲常任卽六卿宅乃牧爲州長宅乃準爲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主注也司徒等三卿卽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疑卽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

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真趣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云無可依據偽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烝

一傳曰蠻夷微盧之衆帥疏曰攷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

案曰傳以烝爲衆帥疏并以帥爲卽下文之尹釋詁云烝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傳亦云烝君也然則烝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亳阪尹釋文曰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又十九卷○蔡沈書集傳三卷○陳經尚書註解十八卷○虞洽書集傳三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五卷○陳師乳書傳旁通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無名氏逸書詩補傳二十九卷○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周書王會解傳曰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疏曰亳是湯舊都亳人歸文王經傳

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爾亳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舊都分為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南亳古書曰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亳為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為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為三邑也又言東成皋云云者成皋縣即虎牢鞞鞞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皋鞞鞞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為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

而知也成皋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
南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
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
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南亳後徙南
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南
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
記云南京應天府隨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卽商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
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
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南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堯沃
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
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卽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汜水東經大蒙城北大
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工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工縣東南四十
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
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工商工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

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毫可見謚因經云三毫遂造北毫南毫配
假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各商工不各毫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
劉昭梁人安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各三毫宜遠
近相等商工假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
如其說只有東鹵二毫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
也商工平行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
鄭爲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案曰惟克厥宅心案
是石經作維厥宅心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
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
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
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案曰傳以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 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傳文曰教

案曰此蓋世石經作茲以義
阿頤用基作其基之省也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

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茲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

案曰傳以數為撫安者說文支部云教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教安也是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父我受民傳文且傳必謂反下同相如字為反
反下雖相詞同而之詞歸戶惟反

傳曰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

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有

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

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

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

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

為美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
唐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
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
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
事無非毋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為望言无所
望劉筮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既五陰既四合為九一元之中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為災物間至不宜改政
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從之偽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傳以末為
終義見召誥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是又之

案曰案也石經受作前案
作微唐則成石經亦作微

傳曰嘆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徽為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誠日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乂

釋文曰得音亦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傳曰用賢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案曰王以釋為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釋文曰儉與廉反徐七衛反本文作愆自通。案曰蔡邕石經訓下無于字在作義紐作或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或義未詳

馬曰儉利佞人也釋文曰商周賢聖之罔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

順于德使其君無顯名在世惟吉士用勉治國家

案曰馬云儉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心部儉字注云儉誠也儉利于上佞人也从心貪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心部同是也據釋文儉本又作

把憇字亦見說文心部注云疾利也。从心从册。息康切。疾利口卽是佞。則二字義同而音又同。故得兩通也。其下勿以檢人。理應與上檢人是一而說。文卷三上言部諛字注云同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息康切。訓問則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文本借用諛字而義仍作檢。利佞人與。傳又以勸爲勉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勸字注云勉力也。周書曰用勸和我。邦家。讀若厲。从力萬聲。莫話切。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諶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疏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文且語

馬曰話實也。釋文。案曰。注疏未釋。文誤作其也。从原本改。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舊迹。

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貴實故卽以實訓詰也云陟禹之迹者禹弼成五服至于而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旣衰幅頓減殺殷湯承之更置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玉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惟謂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考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廣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傳曰并告太史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岡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岡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曰成十一季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岡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案曰傳以蘇公爲武王司寇忿生封蘇岡疏引左傳封溫者是劉子單子語詩小雅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傳蘇畿內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岡在溫隱十一季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蘇稱子此云公者子爵爲三公也漢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與傳及杜預合也溫縣

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荊州從事施鎮碑云膺委管蘇洪廷云范史
言律謝皋蘇注以蘇爲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則忿生固所稱
善于刑法者故周公命太史用其法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四